

# 繁花落尽显真纯——复排苏剧《花魁记》观感

李斌

—



在苏州平江区少年宫观看年过古稀的苏剧表演艺术家们表演《花魁记》，颇有象征意味。老年人演少年人，老年人诉少年情，是更加意蕴悠长，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出戏的上演给出最好的答案。答案是：老艺术家们用自己精湛的表演再次熨热了古老的苏剧，使苏州传统文化之花在寒冷冬季里温暖地绽放。

这次复排《花魁记》的演员们，年纪最轻的 64 岁，最长的 76 岁，平均年龄 70 岁的一场复排花魁，堪称苏州近年罕见的高龄演出，可谓夕阳红版《花魁记》。我说夕阳红版，是与青春版相对应的。现在不少戏曲吸取很多青春、流行的元素，像《越女争锋》节目，吸引了很多青年观众。这就涉及到传统戏曲现代化的问题。采用年轻人、使用新元素，对戏曲文化传播有所裨益。但并不能因此说，戏曲现代化不需要老年人、不要需要夕阳红版戏曲表演。

通过观看复排《花魁记》，我深深觉得，老艺术家的表演，对传承文化遗产有不可替代之功。

首先，老艺术家的表演，功底老辣，醇厚娴熟，一招一式，一腔一调，内蕴千秋而不露锋芒。戏曲表演是个从形到神的过程，如同书法艺术，妙到极处就失其形，入其神。梅兰芳高龄演《贵妃醉酒》，虽然不再青春，但似醉微醉、举步颤摇把握得妙到毫巅，极为传神地勾勒出贵妃欲语还休、欲嗔还止的美好姿态。我的导师朱栋霖先生看后也赞叹不已，他连夜写了三千余字的《古梅又向寒冬开》，其中写道：

尹继梅的演唱抓住了醉意的轻软、心灵的晃荡，从醉软无力的行腔中，从腰肢瘫软的身段中，尤其是她上楼梯的软醉晃荡台步中表现出美娘醉态的迷人美艳。尽管岁月不饶人，在高音处的唱有紧绷之感，但古稀之年的她，终于凭着艺术功力在一出场就以花魁女迷人荡魂得醉态表演与唱将全场观众征服了。

这种艺术的素质绝不是年轻人轻松能学去的。张继青传授沈丰英《牡丹亭》时，就常心有不安，她认为沈丰英的表演有不足之处，直到沈丰英参加了数百场演出、摘下梅花大奖、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受到世界观众好评后，张继青才略略放下心来，说：“可以了。”一句“可以了”既体现老艺术家在表演艺术家精益求精的态度，也反映出年轻艺术

工作者与老艺术家的差距。向老艺术家学习，向传统文化靠拢，亲近老艺术家的表演，才是最好的方式。

复排《花魁记》中尹继梅也有醉态表演，尹继梅扮演的花魁夜宴而回，似醺微醉，她的唱腔词尾会有急速的休止，似酒醉之人说话的骤断，非常形象地表现出花魁的醉态。凌继勤扮演的秦种也是唱腔清亮、底气很足。两人在卧房行将分别时，花魁为秦种轻轻系上粉袍，秦种去握粉袍，花魁手一缩，秦种握到了花魁的手的指尖，这种分寸表现得十分细腻和含蓄。而且，从头到尾两人的表演没有过多过烈的情感流露，言语淡淡如烟，眼神轻轻如苇，有种沧海桑田、天长地久之美。也许有人会说老年人无法表现年轻人火热的感情，但是老艺术家的表演却妙在不通过夸张的形体、跳跃的动作和响亮的语调来达到目的，而是通过眉峰颦蹙、手势开合、甚至身体的颤抖，来讲述男女之情。

王芳表演《醉归》时就显得火热多了，无论是步伐还是眼神，都更像青年人对待感情的态度，但她在赋予人物以现代性的同时，也使得人物在所处的时代里显得有些“跳”。相比之下，尹继梅的含蓄表演更符合古代社会的语境与那个时代下男女的心理状态，把绵绵无休、袅袅绕绕的情感用淡而不冷、曲而不断、温而不炙、徐而不骤的方式传达给观众，观众才有如饮醇酒的微醉之感。

只有老艺术家，才有这个火候。我记得梅葆玖先生在招胡文阁做关门弟子时，第一个条件就是让他谢绝一切商业演出，静心揣摩表演艺术，用一生的心血去打磨、去领悟、去臻于最高境界。戏曲是时间的艺术，因此看老艺术家的表演才是接近原汁原味和戏曲最高境界的方式。这可能也是艺术指导顾笃璜老先生的目的。他近年来一直呼吁保护苏剧、昆曲的原生态，莫让纯粹的艺术走腔走调。而且，正如复排《花魁记》宣传单上所说，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人的载体，戏曲是一代一代人传承下去的，而老艺术家的表演是传承的最好范本和珍贵记录，“这一班二十来位继、承字辈演员是苏剧仅存的衣钵，他们已退休多年，公薪低微，年老、疾病与家务都是他们的负担。凭着对苏剧遗产的热爱与不舍重排此剧。几个月的排练和本次演出都没有报酬，仅有的一点经费将用于拍录像，为的是盼望将来有年轻人能将这精湛的艺术传下去。”（载朱栋霖《古梅又向寒冬开》）这种展示苏剧原真表演艺术、让国宝级老艺术家与观众面对面的方式，也堪称苏剧传播的大事。

其次，让老艺术家走上舞台，也是保护老艺术家、促进戏曲传播的手段。戏曲靠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只有在表演中才能实现对戏曲艺术的修改与发展。现在有不少老艺术家退出舞台后，从事授徒和讲课工作，很少登台，久而久之，戏功会渐渐退化。让老艺术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登台演出，既是对传统艺术的普及，也是老艺术家们对表演艺术功力的唤醒与打磨，当然也更推动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最近朱栋霖先生组织我们去上海看改编版《钦差大臣》，演员年龄也超过70岁。《钦差大臣》表演的成功，也再次说明了让老艺术家重上舞台，是盘活戏剧表演资源与锤炼戏剧表演艺术的两全其美的好事。

最后，老艺术家的表演，也会有观众群。

有人担心老艺术家的表演，没有年轻演员青春靓丽，不能吸引观众。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可能没来剧场。

第一，复排《花魁记》现场火爆，观众热烈。下午 1:30 上演，早两个小时人已渐渐来了。艺术家们表演时，红幕一开，满场安静，凌继勤扮的秦种一出场，大家就给掌声，朱继勇的酒保上台，大家又是掌声。到了尹继梅，大家掌声更是波浪般。那一瞬间，我觉得恍惚到了昨日苏剧全盛时。换场之际，大幕徐合，观众才赶紧去洗手间，只是幕布开启得很快，第二场又开始了，有些观众竟然匆匆折回，怕漏了一场好戏。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动。《花魁记》表演甫毕，所有观众都不离场，都是老观众了，谁都晓得规矩，大幕又拉开，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台下掌声雷动，还有欢呼，我会想不到这些有力道的欢呼是来自老年人的喉咙，由衷地欢呼。很多人都挤上台去与老艺术家合影。台上笑语欢声，繁花锦簇……谁会说没有观众？

第二，老年观众和青年观众谁更重要？我觉得不同的戏剧表演形式，应有不同的观众定位。现在都在说分众时代，戏曲演出也是如此，没有哪出戏的观众是所有人。复排《花魁记》就是面向老年人。在场观众大多年过花甲、古稀，但眼神中透着愉悦，大家彼此相识，握握手，打个招呼，就此坐下，好像在续一个早已安排的约会。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坐在中间，反倒显得像片绿叶，衬托了这么多火红火红的老年人。在这个老年人渐渐增多、夕阳产业正成为朝阳产业的今天，谁说老年观众不重要？老年观众对古老艺术传承没有作用？如果能把苏州老年观众调动起来，都来看苏剧、昆曲，这个市场肯定不小。

我们不能把是否吸引年轻观众作为戏曲生命力的评价标准。如果要以牺牲表演艺术和表演传统为代价，换来年轻观众的上座率，那么我们宁肯要一台这样原汁原味的复排《花魁记》，至少它表现出对戏曲原生态的尊重。在这个消费社会中，我们当然需要青春版、厅堂版、甚至电光石火版的戏曲表演，但也更需要老年版、原生态版的戏曲表演，这样就可以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现在的市场格局是青春版的偏多、老年版的偏少，观众要看原汁原味的，找不到地方。

所以我们认为复排《花魁记》开了一个好头，等待这些复排大戏的，肯定是一个人头攒动、充满期待、掌声雷动的大厅。而一个既有青春绿、也有夕阳红的相对平衡的戏曲表演和创作生态，也会在复排《花魁记》谢幕后，慢慢拉开新的大幕……